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訴苦

假猴王水簾洞謄文

却說孫大聖惱惱悶悶，起在空中，欲待回花果山水簾洞，恐本洞小妖見笑，笑我出乎爾反乎爾，不是個大丈夫之器；欲待要投奔天宮，又恐天宮內不容久住；欲待要投海島，却又羞見那三島諸仙；欲待要奔龍宮，又不伏氣求告龍王。真個是無依無倚，苦自忖量道：『罷！罷！罷！我還去見我師父，還是正果。』遂按下雲頭，竟至三藏馬前侍立道：『師父，恕弟子這遭！向後再不敢行兇，一一受師父教誨。千萬還得我保你西天去也。』

唐僧見了，更不答應，兜住馬，即念緊箍兒咒，顛來倒去，又念有二十餘遍，把大聖咒倒在地，箍兒陷在肉裏有一寸來深淺，方纔住口道：『你不回去，又來纏我怎的？』行者只教：『莫念！莫念！我是有處過日子的，只怕你無我去不得西天。』三藏發怒道：『你這獼猴殺生害命，』

連累了我多少，如今實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遲了些兒，我又念真言，這番決不住口，把你腦漿都搗出來哩！」

大聖疼痛難忍，見師父更不同心，沒奈何，只得又駕筋斗雲，起在空中，忽然省悟道：「這和尚負了我心，我且向普陀巖告訴觀音菩薩去來。」好大聖，纔回筋斗，那消一個時辰，早至南洋大海，住下祥光，直至落伽山上，撞入紫竹林中，忽見木叉行者迎面作禮道：「大聖何往？」行者道：「要見菩薩。」木叉即引行者至潮音洞口，又見善財童子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告菩薩。」善財聽見一個告字，笑道：「好刁嘴猴兒！還像當時我拿住唐僧被你欺哩！我菩薩是個大慈大悲，大願大乘，救苦救難，無邊無量的聖善菩薩，有甚不是處，你要告他？」

行者滿懷悶氣，一聞此言，心中怒發，咄的一聲，把善財童子喝了個倒退道：「這個背義忘恩的小畜生，着實惡魯！你那時節作怪成精，我請菩薩收了你，皈正迦持，如今得這等極樂長生，自在逍遙，與天同壽，還不拜謝老孫，轉倒這般侮慢！我是有事來告求菩薩，却怎麼說我

刁嘴要告菩薩？」善財陪笑道：「還是個急猴子。我與你作笑耍子，你怎麼就變臉了？」

正講處，只見白鸚哥飛來飛去，知是菩薩呼喚，木叉與善財，遂向前引導，至寶蓮臺下。行者望見菩薩，倒身下拜，止不住淚如泉湧，放聲大哭。菩薩教木叉與善財扶起道：「悟空，有甚傷感之事，明明說來。莫哭，莫哭，我與你救苦消災也。」行者垂淚再拜道：「當年弟子爲人，曾受那個氣來？自蒙菩薩解脫天災，秉教沙門，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我弟子捨身拚命，解救他的魔障，就如老虎口裏奪脆骨，蛟龍背上揭生鱗。只指望歸真正果，洗孽除邪，怎知那長老背義忘恩，直迷了一片善緣，更不察皂白之苦。」菩薩道：「且說那皂白原因來我聽。」

行者即將那打殺草寇前後始末細說了一遍，却說唐僧因他打死多人，心生怨恨，不分皂白，遂念緊箍兒咒，趕他幾次，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特來告訴菩薩。菩薩道：「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乘善爲僧，決不輕傷性命。似你有無量神通，何苦打殺許多草寇？草寇雖是不良，到底是個人身，不該打死。比那妖禽怪獸，鬼魅精魔不同。那個打死，是你功績；這人身打死，還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自然救了你師父。據我公論，還是你的不善。」

行者噙淚叩頭道：「縱是弟子不善，也當將功折罪，不該這般逐我。萬望菩薩捨大慈悲，將鬆箍兒念念，褪下金箍，交還與你，放我仍往水簾洞逃生去罷！」菩薩笑道：「緊箍兒咒，本是如來傳我的。當年差我上東土尋取經人，賜我三件寶貝，乃是錦襴袈裟，九環錫杖，金緊禁三個箍兒。秘授與咒語三篇，却無甚麼鬆箍兒咒。」行者道：「既如此，我告辭菩薩去也。」菩薩道：「你辭我往那裏去？」行者道：「我上西天拜告如來，求念鬆箍兒咒去也。」菩薩道：「你且住，我與你看看祥晦如何。」行者道：「不消看，只這樣不祥也。噯了。」菩薩道：「我不看你，看唐僧的祥晦。」

好菩薩，端坐蓮臺，運心三界，慧眼遙觀，遍周宇宙，霎時間開口道：「悟空，你那師父頃刻之際就有傷身之難，不久便來尋你。你只在此處，待我與唐僧說，教他還同你去取經，了成正果。」孫大聖只得皈依，不敢造次，侍立於寶蓮臺下不題。

却說唐長老自趕回行者，教八戒引馬，沙僧挑擔，連馬四口，奔西走不上五十里遠近，三

藏勒馬道：「徒弟，自五更時出了村舍，又被那弼馬溫着了氣惱，這半日饑又饑，渴又渴，那個去化些齋來我吃？」八戒道：「師父且請下馬，等我看可有鄰近的莊村，化齋去也。」三藏聞言，滾下馬來，馱子縱起雲頭，半空中仔細觀看，一望盡是山嶺，莫想有個人家。八戒按下雲來，對三藏道：「却是沒處化齋，一望之間，全無莊舍。」三藏道：「既無化齋之處，且得些水來解渴也可。」八戒道：「等我去南山澗下取些水來。」沙僧即取鉢盂，遞與八戒。八戒托着鉢盂，駕雲而去。那長老坐在路旁，等穀多時，不見回來，可憐口乾舌苦難熬。有詩爲証——

保神養氣謂之精，情性原來一稟形。心亂神昏諸病作，形衰精敗道元傾。三花不

就空勞碌，四大蕭條枉費爭。土木無功金水絕，法身疎懶幾時成？

沙僧在旁，見三藏饑渴難忍，八戒又取水不來，只得穩了行囊，拴牢了白馬道：「師父，你自在坐着，等我去催水來。」長老含淚無言，但點頭相答。沙僧急駕雲光，也向南山而去。那師父獨鍊自熬，困苦太甚，正在惶惶之際，忽聽得一聲響亮，說得長老欠身看處，原來是孫行者跪在路旁，雙手捧着一個磁杯道：「師父，沒有老孫，你連水也不能穀哩。這一杯好涼水，你且

吃口水解渴，待我再去化齋。」長老道：「我不吃你的水！立地渴死，我當任命！不要你了！你去罷！」行者道：「無我你去不得西天也。」三藏道：「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潑猢猻！只管來纏我做甚！」

那行者變了臉，發怒生嗔，喝罵長老道：「你這個狠心的潑禿，十分賤我！」輪鐵棒，丟了磁杯，望長老脊背上研了一下。那長老昏暈在地，不能言語，被他把兩個青氈包袱，拋在手中，駕筋斗雲，不知去向。

却說八戒托着鉢盂，只奔山南坡下，忽見山凹之間，有一座草舍人家。原來在先看時，被山高遮住，未曾見得；今來到逾前，方知是個人家。猢猻子暗想道：「我若是這等醜嘴臉，決然怕我，枉勞神思，斷然化不得齋飯……須是變好，須是變好……」

好猢猻子，捻着訣，念個呪，把身搖了七八搖，變作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口裏哼哼噴噴的，挨近門前，叫道：「施主，廚中有剩飯，路上有饑人。貧僧是東土來，往西天取經的。我師父在路

餓渴了，家中有鍋巴冷飯，千萬化些兒救口。』原來那家子男人不在，都去插秧種穀去了；只有兩個女人在家，正纔煮了午飯，盛起兩盃，却收拾往田送去，鍋裏還有些飯與鍋巴，未曾盛了。那女人見他這等病容，却又說東土往西天去的話，只恐他是病昏了胡說；又怕跌倒死在門首，只得哄哄，將些剩飯鍋巴，滿滿的與了一鉢，獸子拿轉來，現了本像，竟回舊路。

正走間，聽得有人叫『八戒。』八戒抬頭看時，却是沙僧站在山崖上，喊道：『這裏來！這裏來！』及下崖，迎至面前道：『這澗裏好清水不涸，你往那裏去的？』八戒笑道：『我到這裏，見山凹子有個人家，我去化了這一鉢乾飯來了。』沙僧道：『飯也用着，只是師父渴得緊了，怎得水去？』八戒道：『要水也容易，你將衣襟兜着這飯，等我使鉢盂去舀水。』

二人歡歡喜喜，回至路上，只見三藏面墮地，倒在塵埃；白馬撒轆，在路旁長嘶跑跳；行李擔不見踪影。慌得八戒跌脚搥胸，大呼小叫道：『不消講！不消講！這還是孫行者趕走的餘黨，來此打殺師父，搶了行李去了！』沙僧道：『且去把馬拴住！』只叫：『怎麼好！怎麼好！這誠所謂半途而廢，中道而止也！』叫一聲『師父！』滿眼拋珠，傷心痛哭。八戒道：『兄弟，且休哭。如

今事已到此，取經之事且莫說了。你看着師父的屍靈，等我把馬騎到那個府州縣鄉村店集，賣幾兩銀子，買口棺木，把師父埋了，我兩個各尋道路散夥。」

沙僧實不忍捨，將唐僧扳轉身體，以臉溫臉，哭一聲「苦命的師父！」只見那長老口鼻中吐出熱氣，胸前溫暖，連叫「八戒，你來，師父未傷命哩。」那獸子纔近前，扶起長老，甦醒呻吟一會，罵道：「好潑猢猻，打殺我也！」沙僧、八戒問道：「是那個猢猻？」長老不言，只是歎息；却討水吃了幾口，纔說：「徒弟，你們剛去，那悟空更來纏我。是我堅執不收，他遂將我打了一棒，青氈包袱却搶去了。」

八戒聽說，咬響口中牙，發起心頭火道：「叵耐這潑猴子，怎敢這般無禮！」教：「沙僧，你伏侍師父，等我到他家討包袱去！」沙僧道：「你且休發怒，我們扶師父到那山凹人家化些熱茶湯，將先化的飯熱熱，調理師父，再去尋他。」八戒依言，把師父扶上馬，拿着鉢盂，兜着冷飯，直至那家門首，只見那家止有個老婆子在家，忽見他們，慌忙躲過。沙僧合掌道：「老母親，我等是東土唐朝差往西天去者。師父有些不快，特拜府上，化口熱茶湯，與他吃飯。」那媽媽

道：「適纔有個食癆病和尚，說是東土差來的，已化齋去了，又有個甚麼東土的，我沒人在家，請別轉轉。」

長老聞言，扶着八戒，下馬躬身道：「老婆婆，我弟子有三個徒弟，合意同心，保護我上天竺國大雷音拜佛求經。只因我大徒弟——喚孫悟空——一生兇惡，不遵善道，是我逐回；不期他暗暗走來，着我背上打了一棒，將我行囊衣鉢搶去。如今要着一個徒弟尋他取討，因在那空路上不是坐處，特來老婆婆府上權安息一時。待討將行李來就行，決不敢久住。」那媽媽道：「剛纔一個食癆病黃胖和尚，他化齋去了，也說是東土往西天去的，怎麼又有一起？」八戒忍不住笑道：「就是我。因我生得嘴長耳大，恐你家害怕，不肯與齋，故變作那等模樣。你不信，我兄弟兜裏不是你家鍋巴飯？」

那媽媽認得果是他與的飯，遂不拒他，留他們坐了，却燒了一壺熱茶，遞與沙僧泡飯。沙僧即將冷飯泡了，遞與師父。師父吃了幾口，定性多時，道：「那個去討行李？」八戒道：「我前年因師父趕他回去，我會尋他一次，認得他花果山水簾洞。等我去！等我去！」長老道：「你去

不得。那獼猴原與你不和，你又說話粗鹵，或一言兩句之間，有些差池，他就要打你。着悟淨去罷。」沙僧應承道：「我去，我去。」

長老又吩咐沙僧道：「你到那裏，須看個頭勢。他若肯與你包袱，你就假謝謝拿來；若不肯，切莫與他爭競，竟至南海菩薩處，將此情告訴，請菩薩去問他要。」沙僧一一聽從，向八戒道：「我今尋他去，你千萬莫露慳，好生供養師父。這人家亦不可撒潑，恐他不肯供飯。我去就回。」八戒點頭道：「我理會得。但你去，討得討不得，趁早回來，不要弄做『尖担擔柴兩頭脫』也。」沙僧遂捻了訣，駕起雲光，直奔東勝神州而去。真個是——

身在神飛不守舍，有爐無火怎燒丹？黃婆別主求金老，木母延師奈病顏。此去不

知何日返，這回難量幾時還。五行生尅情無順，只待心猿復進關。

那沙僧在半空裏，行經三晝夜，方到了東洋大海。忽聞波浪之聲，低頭觀看，真個是黑霧漲天，陰氣盛，滄溟銜日曉，光寒。他也無心觀看，望仙山渡過瀛洲，向東方直抵花果山界。乘海風，踏水勢，又多時，却望見高峯排戟，峻壁懸屏。即至峯頭，按雲找路下山，尋水簾洞。步近前，只

聽得那山中無數猴精，滔滔亂嚷。沙僧又近前仔細再看，原來是孫行者高坐石臺之上，雙手扯着一張紙，朗朗的念道：

「東土大唐王皇帝李，駕前勅命御弟聖僧陳玄奘法師上西方天竺國娑婆靈山大雷音寺專拜如來佛祖求經。朕因促病侵身，魂遊地府，幸有陽數臻長，感冥君放送回生，廣陳善會，修建度亡道場。盛蒙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指示西方有佛有經，可度幽亡超脫，特着法師玄奘，遠歷千山，詢求經偈。倘過西邦諸國，不滅善緣，照牒施行。」

「大唐貞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別大國以來，經度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孫悟空行者，二徒弟豬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淨和尚。」念了從頭又念。沙僧聽得是通關文牒，止不住近前厲聲高叫：「師兄，師父的關文，你念怎的？」

那行者聞言，急抬頭，不認得是沙僧，叫：「拿來！拿來！」衆猴一齊圍繞，把沙僧拖扯扯，拿近前來，喝道：「你是何人，擅敢近吾仙洞？」沙僧見他變了臉，不肯相認，只得朝上行禮道：

「上告師兄。前者實是師父性暴，錯怪了師兄，把師兄呪了幾遍，逐趕回家。一則弟等未曾勸解，二來又爲師父饑渴去尋水化齋。不意師兄好意復來，又怪師父執法不留，遂把師父打倒，昏暈在地。將行李搶去後，我等救轉師父，特來拜兄。若不恨師父，還念昔日解脫之恩，同小弟將行李回見師父，共上西天，了此正果，倘怨恨之深，不肯同去，千萬把包袱賜弟，兄在深山，樂桑榆晚景，亦誠兩全其美也。」

行者聞言，呵呵冷笑道：「賢弟，此論甚不合我意。我打唐僧，搶行李，不因我不上西方，亦不因我愛居此地；我今熟讀了牒文，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經，送上東土，我獨成功，教那南瞻部洲人立我爲祖，萬代傳名也。」沙僧笑道：「師兄言之欠當。自來沒個『孫行者取經』之說。我佛如來造下三藏真經，原着觀音菩薩向東土尋取經人求經，要我們苦歷千山，詢求諸國，保護那取經人。菩薩曾言：取經人乃如來門生，號曰金禪長老。只因他不聽佛祖談經，貶下靈山，轉生東土，教他果正西方，復修大道。遇路上該有這般魔障，解脫我等三人，與他做護法。兄若不得唐僧去，那個佛祖肯傳經與你？却不是空勞一場神思也！」

那行者道：「賢弟，你原來懵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諒你說你有唐僧，同我保護，我就沒有唐僧？我這裏另選個有道的真僧在此，自去取經。老孫獨力扶持，有何不可？已選明日起身去矣。你不信，待我請來看。」叫：「小的們，快請老師父出來。」果跑進去，牽出一匹白馬，請出一個唐三藏，跟着一個八戒，挑着行李；一個沙僧，拿着錫杖。這沙僧見了，大怒道：「我老沙不更名，坐不改姓，那裏又有一個沙和尚！不要無禮！吃我一杖！」

好沙僧，雙手舉降妖杖，把一個假沙僧劈頭一下打死，原來這是一個猴精。那行者惱了，輪金箍棒，帥衆猴，把沙僧圍了。沙僧東沖西撞，打出路口，縱雲霧逃生，道：「這潑猴如此憊懇，我告菩薩去來！」那行者見沙僧打死一個猴精，把沙和尚逼得走了，他也不來追趕，回洞教小的們把打死的妖屍拖在一邊，剝了皮，取肉煎炒，將椰子酒、葡萄酒，同羣猴都吃了，另選一個會變化的妖猴，還變一個沙和尚，從新教道，要上西方不題。

沙僧離了東海，行經一晝夜，到了南海，早見落伽山不遠，急至前，低停雲霧觀看，好去處！

衆然是——

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會百川而浴日，滔星歸衆流而生風。漾月潮發騰凌大鯨。

波翻浩蕩巨鯨遊。水通西北海，浪合正東洋。四海相連同地脉，仙方洲島各仙宮。

休言滿地蓬萊，且看普陀雲洞。好景致！山頭霞彩壯元精，巖下祥風漾月晶。紫竹

林中飛孔雀，綠楊枝上語靈鷲。琪花瑤草年年秀，寶樹金蓮歲歲生。白鶴幾番朝

頂上，素鸞數次到山亭。遊魚也解修真性，躍浪穿波聽講經。

沙僧徐步落伽山，翫看仙境，只見木叉行者當面相迎道：『沙悟淨，你不保唐僧取經，却

來此何幹？』沙僧作禮畢道：『有一事特來朝見菩薩，煩爲引見引見。』木叉情知是尋行者，

更不題起，即先進去，對菩薩道：『外有唐僧的小徒弟沙悟淨朝拜。』孫行者在臺下聽見，笑

道：『這定是唐僧有難，沙僧來請菩薩的。』菩薩卽命木叉門外叫進。這沙僧倒身下拜，拜罷，

抬頭正欲告訴前事，忽見孫行者站在旁邊，等不得說話，就掣降妖杖望行者劈臉便打。這行

者更不回首，徹身躲過。沙僧口裏亂罵道：『我把你個犯十惡造反的潑猴！你又來影瞞菩薩

哩！菩薩喝道：「悟淨不要動手。有甚事先與我說。」

沙僧收了寶杖，再拜臺下，氣沖沖的對菩薩道：「這猴一路行兇，不可數計。前日在山坡下打殺兩個剪路的強人，師父怪他，不期晚間就宿在賊窩主家裏，又把一夥賊人盡情殺死，又血淋淋提一個人頭來與師父看。師父諛得跌下馬來，罵了他幾句，趕他回來。分別之後，師父饑渴太甚，教八戒去尋水。久等不來，又着我去尋他。不期孫行者見我二人不在，復回來把師父打一鐵棍，將兩個青氈包袱搶去。我等回來，將師父救醒，特來他水簾洞尋他討包袱，不想他變了臉，不肯認我，將師父關文念了又念。」

「我問他念了做甚，他說不保唐僧，他要自上西天取經，送上東土，算他的功果，立他爲祖，萬古傳揚。我又說：「沒唐僧，那肯傳經與你？」他說他選了一個有道的真僧，及請出，果是一匹白馬，一個唐僧，後跟着八戒，沙僧。我道：「我便是沙和尚，那裏又有個沙和尚？」是我趕上前，打了他一寶杖，原來是個猴精。他就帥衆拿我，是我特來告訴菩薩。不知他會使筋斗雲，預先到此處；又不知他將甚巧語花言，影瞞菩薩也。」

菩薩道：「悟淨，不要賴人。悟空到此，今已四日。我更不會放他回去，那有此事？」沙僧道：「見如今水簾洞有一個孫行者，怎敢欺誑？」菩薩道：「既如此，你休發急，教悟空與你同去。」花果山看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到那裏自見分曉。」這大聖聞言，即與沙僧辭了菩薩。這一去，到那——

花果山前分皂白，水簾洞口辨真邪。

畢竟不知如何分辨，且聽下回分解。